

卓 越 之 路

追逐太阳的光影

D E N G

W E I

邓

伟

邓 伟 摄影

郭秋惠 郑林庆 编

天津杨柳青画社

卓越之路
追逐太阳的光影

邓伟 摄影
郭秋惠 郑林庆 编

D E N G
W E I
邓伟

天津杨柳青画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逐太阳的光影·邓伟/郭秋惠、郑林庆编; 邓伟摄. - 天津:
天津杨柳青画社, 2009.1

(卓越之路)

ISBN 978-7-80738-361-1

I. 追… II. ①郭… ②郑… ③邓… III. ①人像摄影－中国－现代－
摄影集②邓伟一生平事迹 IV. K825.7 J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97503号

出 版 人: 刘建超

出 版 者: 天津杨柳青画社

地 址: 天津市河西区佟楼三合里111号

邮 政 编 码: 300074

编辑部电话: (022) 28379182

市场营销部电话: (022) 28376828 28374517 28376928 28376998

传 真: (022) 28376968

邮购部电话: (022) 28350624

网 址: www.ylqbook.com

制 版: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地大彩印厂

开 本: 1/16 889mm×1194mm

印 张: 8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印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738-361-1

定 价: 65元

目
录
contents

知行勇毅的家学影响	004
“实者慧”的艺术启蒙	007
动静之间——从电影摄影到肖像摄影	012
为文化名人写照——《中国文化人影录》	018
十年磨一剑——《邓伟眼中的世界名人》	037
新的前行	060
以心相照——邓伟摄影作品赏析	069
大千世界	102
邓伟谈艺录	114
邓伟年表	124

知行勇毅的家学影响

邓伟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家学影响甚深。祖父邓雪岑是北平的一代名医，父亲邓郁文则是国内文史界的知名学者，母亲杨月英亦曾在北京故宫皇史宬工作。

对邓伟的成长影响最深远的是父亲邓郁文先生。邓郁文先生并未继承父亲的名医家业，20世纪40年代初就读辅仁大学历史系，拜读于著名历史学家陈垣的门下。1945年至1947年，任天津《民国日报》历史版主笔，兼任天津韶德学院历史教师。他还是民革的早期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为其推荐工作，但他却选择当中学教员。1957年后，他被调到北京市教育局从事教材编选、审定工作，前后编选教材几十种。历经了文革的坎坷后，晚年的他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担任客座教授达十年之久，不仅先后编撰和参加编写了《中国古代财经典籍目录》、《财经古文选》、《中国古代公文选注》等财经专业汉语教材，而且潜心收集整理了大量的论文，使之公诸于众。他以“益者三有，有谅、有助、有俭”自律，度过了淡泊、勤俭而坎坷的一生。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立志坚贞，半世坎坷不移夙愿；诲人不倦，三千弟子常忆春风”的挽联，正是他的一生写照。

诲人不倦的邓郁文先生，教育自己的六个子女也有一套理念与方式。他总是在言传身教中引导他们，从不疾言厉色，亦不宠溺有加。即使对1959年出生排行老小性情较为急躁的邓伟也是如此。自邓伟的孩提时代起，父亲就从各个方面有意识地磨炼他的耐性与意志，培养吃苦耐劳的作风。

邓郁文先生特别主张邓伟多出外远足，不仅可以锻炼体魄，又能增长见识。每到一处，他都会讲解相关的历史典故和出处，因此每次出行小邓伟都有收获。与父亲的远足，给邓伟留下了深刻印象。3岁时，父母带他游颐和园，父亲执意让他拉着父母的手攀登佛香阁的数百层台阶，全然不顾年幼的邓伟几次哭闹着想让母亲抱上去，最后硬是连拉带拽地拖着小邓伟登上山顶。邓伟从小学起，就常常跟着父亲徒步往返颐和园和新街口的家。

有一年冬天，父亲领着他从家中走到香山，再从香山徒步



邓伟三岁 1961年

回家。路上雪花纷飞，小邓伟饥渴交迫，两腿发软，虽然兜里揣着郊区汽车月票，但是父亲就是不肯让他乘车，并语重心长地说：“这回能坚持走回家，日后就能耐住饥和寒。‘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前功尽弃啊！”说完他把自己的围巾系在小邓伟脖子上，继续朝前走去。此后每逢节假日，远足就成了邓伟的“家常便饭”。上中学后，邓伟在父亲的支持下经常在寒暑假外出旅行，走黄河、游长江、登五岳，足迹遍及内蒙古、新疆、西藏、海南岛……他坚持写生、写日记，在行走中阅读祖国河山和华夏民族，实践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想。邓伟相信：“父亲不只在锻炼我的体魄，更在意志上磨炼我的耐性。”

有一次，父亲当着小邓伟的面将一封信稿撕得粉碎，然后让他把这些碎纸片一点点拼完整。当邓伟用三天课外时间完成这份“特殊的作业”时，父亲对他说：“成就大事的人，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教导他要“一辈子磨炼耐性”。

即使对待玩具，邓伟的父亲也会悉心地教导邓伟为人做事的原则。邓伟家中有一盒保存了四十年的积木，这是在他读幼儿园的时候，他大姐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买回来的。父亲见邓伟对它爱不释手，就告诫他说：既然喜欢，就记得每次玩完后把它归位，不要让它丢掉哪怕一小块，就好比房子不能随便丢掉一砖一瓦一样。邓伟记着父亲的话，小心保管好它。后来，这盒积木又陪伴家里的下一代孩子成长，由于大家十分爱护它，至今积木的构件还是齐全的。虽然玩积木，收拾好是一件小事，但邓伟由此养成了善始善终的生活习惯，成为他做事的一个原则。

邓伟的父亲一生读书、教书、著书、编书，对书钟爱有加。为了保持图书的清洁，每次阅读之前他必定要把手洗干净，外借的书要临时包上书皮，归还时再取下。他常常为邓伟推荐有益的图书，并为邓伟引见李可染、朱光潜等文艺界的前辈，鼓励邓伟业精于勤。他还是邓伟学习摄影的启蒙老师，在邓伟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摄影时，引导他树立远大志向——为历经文化浩劫而幸存的中国文化老人留影，进而拍摄世界各国名人，并亲自参与具体的策划与筹备。

对邓伟成长道路上的老师，不管是学校的老师，还是课余学艺拜的老师，邓伟的父亲总是十分惦念和感谢。有一次朋友送来一袋硕大的红苹果，他就嘱咐邓伟转送给可染先生。可是可染先生没有接受，于是他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一个随身携带的素白本子上亲笔摘录自己编选的百篇历代名家咏颂风景的山水诗句，再让邓伟送给可染先生。年长邓伟的父亲十岁的可染先生十分喜爱这份用了许多心思的礼物，在他宽大的画案边上时常可以看见这本手书的山水诗。在邓伟出版《中国文化人影录》时，父亲还叮嘱他写一篇自己受教育的经过、答谢恩师的文章，并开列一份名单，提醒他别忘了“幼儿园教过你、终生从事幼教的董振玉老师。”



邓伟的父亲 196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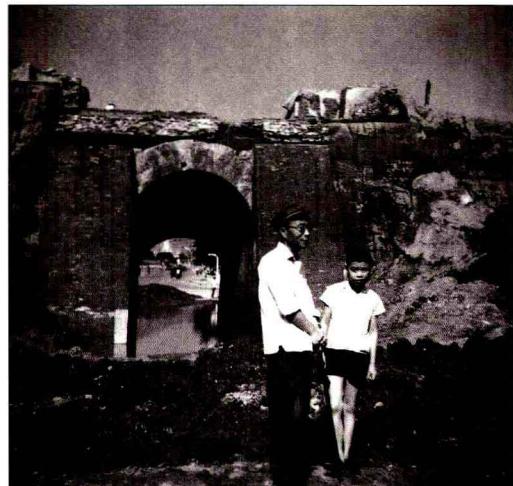


邓伟的母亲 60年代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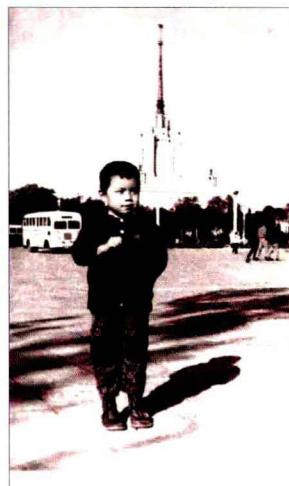


全家福 60年代初

“知行勇毅”四个字正是1986年邓伟出版《中国文化人影录》后，想走向世界拍摄世界名人时父亲送给他的，意为“如果你明白了自己的所为是正确的，就应该依靠自己的勇敢和毅力去完成它”。后来，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还挥毫为邓伟写下这四个大字以示鼓励。父亲逝去的第二年，邓伟带着父亲“只要耕耘，不计收获。不为名利，要对社会有贡献。”的嘱托，义无反顾地踏上拍摄世界名人的艰辛之路。当他在海外孤身一人拍摄世界名人，过着鲁滨逊式的生活时，他就会想起儿时父亲时常讲给他听的故事《鲁滨逊漂流记》和《老人与海》，渐悟出父亲从小精心培育他的苦心。父亲是邓伟人生与事业的坚实后盾和力量之源，而自从邓伟出生后就在家照顾子女的母亲，一直默默地支持着邓伟的事业，不断地给予邓伟无限的爱和力量。当邓伟即将踏出国门时，她说：“想我的时候，就挺起胸膛！”



邓伟与父亲在西直门内挖掘出土的元代和顺门前
1969年



邓伟在北京展览馆广场
1962年 (邓郁文 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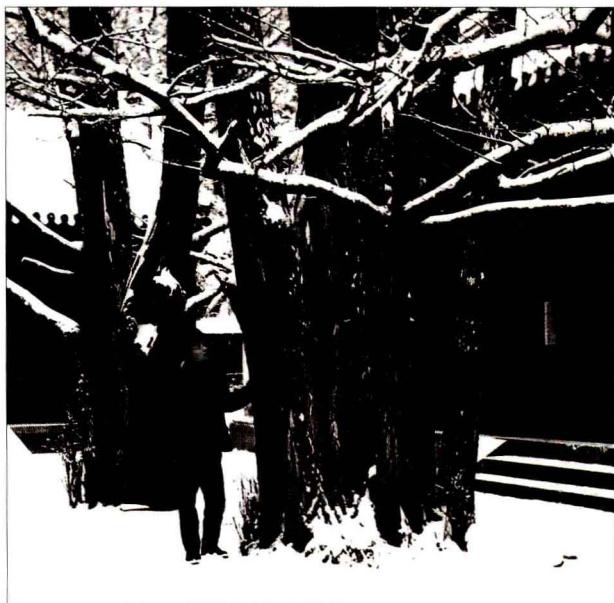
“实者慧”的艺术启蒙

邓伟从小就喜欢画画、折纸，读小学时还经常临摹文革漫画，多次想进入北京市少年宫美术学习班学习美术，但未能实现。1973年，邓伟进入北京三中学习，此后常为班级、年级、学校画板报、墙报、油印报。父亲见邓伟一直对绘画存有浓厚的兴趣，就委托亲戚朋友为邓伟引见艺术启蒙老师，其中就有著名山水画家李可染先生和美学大家朱光潜先生。

1975年，邓伟的父亲托一位亲戚带邓伟去看望正在积水潭医院做脚趾手术的李可染先生。邓伟不知道这位“老老师”就是李可染先生，“老老师”也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只是让他到医院后湖边上对着树木画张铅笔写生。当时，还有一位可染先生友人推荐的青年也在那写生。面对同样的作业，两位青年花费的时间相差甚远，那位青年不到一小时就交卷了，而从小被父亲训练要“一辈子磨炼耐性”的邓伟足足画了六个小时。始终要求学生“练一辈子基本功”的可染先生因此答应教邓伟习画写字，留下自己的地址，邀他到自己家中，并和邓伟成了忘年交。

可染先生病愈之后一个周日，邓伟如约来到先生家中，看见墙上挂的山水画和水牛，才得知这位“老老师”就是国画大师李可染。邓伟想学先生的水牛，先生却让他先学书法，从临帖入手，等字写好了再学山水画。于是，让邓伟临摹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一个字一个字地临，不要慌，等一周后再把临好的字拿给他看。后来可染先生搬到香山东宫村，邓伟总是在周日坐上头班车从新街口到香山求教学艺。

可染先生作画写字从不用墨汁，而总是先平心静气地磨墨。邓伟学艺，先生首先教他磨墨：用力均匀，方向一致，从内到外，他每每为先生磨墨都在一个小时以上。有一次先生画大画，邓伟磨墨长达3个小时，先生高兴地说：“我要感



病愈之后的一个周日 1977年 (邓郁文 摄影)

谢你的父亲，磨炼了你的耐性。”邓伟的父亲也曾提醒邓伟：“李可染先生曾教你对着一棵树写生了一天，这不仅是练习你的观察力、表现力，也是在磨炼你的耐性。”在对邓伟的培养方式上，可染先生和邓伟的父亲是不谋而合的。

“实者慧”和“精于勤”是可染先生送给邓伟的两幅书法作品，他不止一次地对邓伟说，世上的大愚人就是聪明人，人不能太精，而贵在天真，并告诫邓伟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记住“精于勤”。他的赠言成了邓伟的为人处世的两大准则：做人“实者慧”，做事“精于勤”。

邓伟的另一位艺术启蒙老师是曾任中国美学会会长的朱光潜先生。在中学年代，邓伟的很多课本被政治学习资料代替了，为了弥补这种缺憾，邓伟的父亲常常给他补充一些课外读物。1977年的一天，父亲从朋友那借到解放前出版的一本发黄的小册子——朱光潜先生写的《给青年的12封信》，他嘱咐邓伟包好书皮再看。邓伟读后十分兴奋，感慨良多，就和父亲倾谈了读后感。父亲见他如此可教，买了一本新的横格本，让他工工整整地把这本书抄写一遍。邓伟当时在学校事又多又杂，既要开班会和年级会，又要负责出班里的板报和学校的墙报。他只好每天少睡点觉，连续一周深夜抄写才抄完这本书。没想到，这本手抄书日后成为他与朱光潜先生的见面礼。

1978年3月的一天，邓伟带着自己的手抄本《给青年的12封信》，由父亲的朋友、朱光潜先生的邻居、北京大学的李玉珏教授引见，带着他到燕南园朱光潜先生的家。第一次走进朱先生家，着实让邓伟诧异一番，因为目前的情景和他的想象差异太大了，没有放满图书的书柜、书架，仅仅在一个木箱上放着几本中西文字典，此外就是使用多年的一张木板床、一个写字桌、几把椅子。因为先生主张：“好文章要多看，要能记在脑子里。”北京大学图书馆就是他的书库，书全在他的脑海中。

当时，邓伟是读高三的学生，要复习文化课准备高考，正为没时间在家里画画而烦恼。初次见面，年逾八旬的朱先生十分平易近人。邓伟不由得将心中的困惑与烦恼倾诉给老人听：他想画画，

却没有考大学的想法。朱光潜先生听后，沉吟片刻，肯定地说：“大学要考。只有站在高山上，才能望得远。而且个体和群体之间也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要过集体生活。学习是多层次的，同学之间也是学习。”朱先生还提醒邓伟：“绘画是长期的事情，它作为艺术中的一种，也是美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如果今后有意从事艺术工作，还应该



邓伟与恩师美学家朱光潜在北京大学 1979年 (王碧仪 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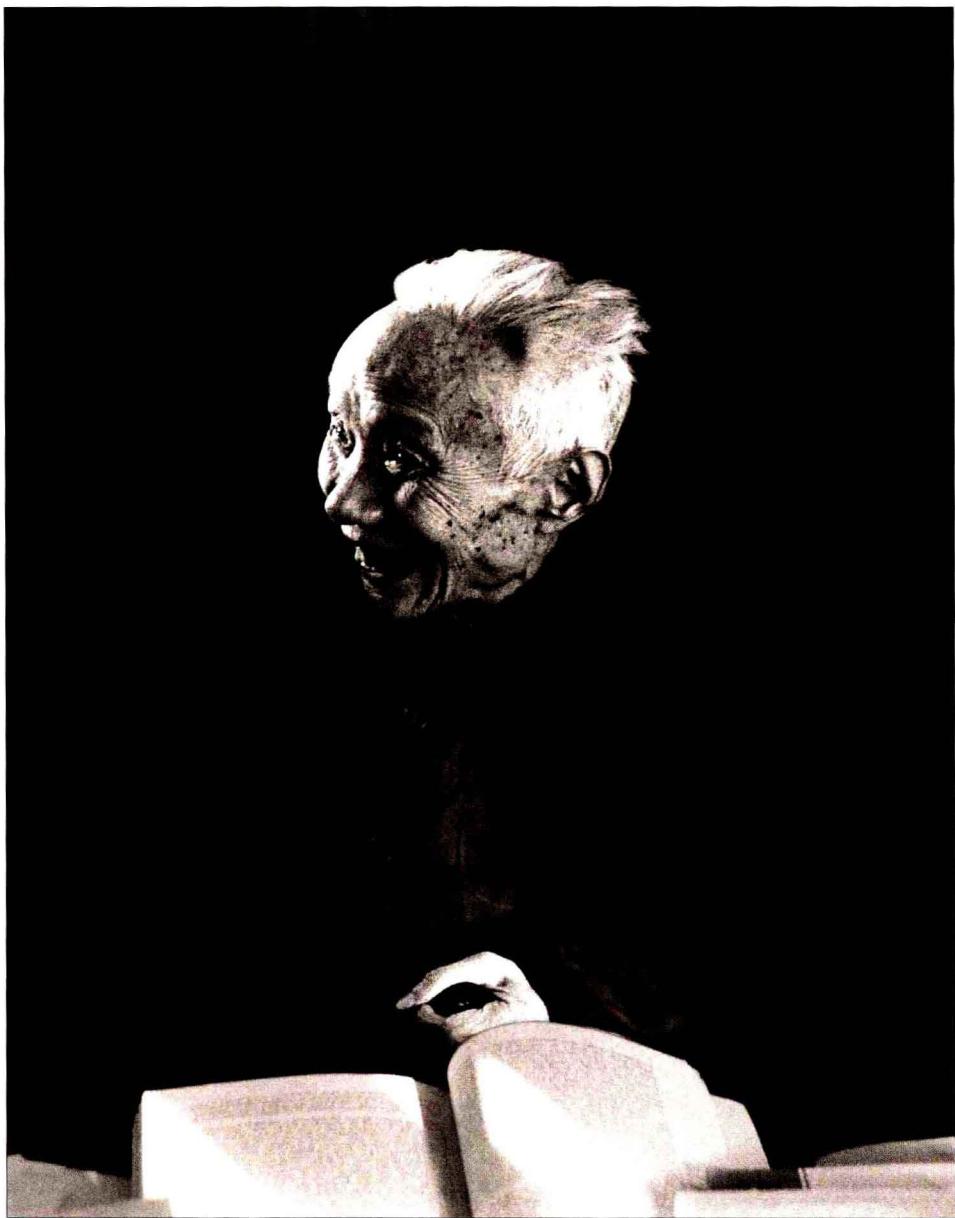
邓伟与恩师画家李可染 1970年代 (郝亚非 摄影)

接触一下文学。”这些是邓伟在他父亲为他准备的笔记本中记录的李可染、朱光潜先生话语的一个片段。老师们的教诲犹如一盏明灯为他照亮了前进的路。

由此，邓伟认识了书本以外的朱先生，常常在假日到先生家中向其请教。有一回正值寒假，邓伟到北大西语系教师阅览室找朱先生。空荡荡的阅览室只有一位满头白发的长者伏案阅读，当他抬头看见邓伟时，眼中闪着哲人的光彩。这就是朱先生在邓伟的笔记本上写过的：“充实而有光辉谓之美”。先生和邓伟一起走出阅览室，手中拎着一只长方形的早已过时的人造革包，对邓伟说：“我们今天拐个弯，到小卖部打一瓶醋。”这又一次让邓伟惊奇，美学家的包里装的不是书，而是一瓶醋！

在那文化断层的年代，年轻的邓伟拜师李可染、朱光潜二位先生，学习书法、国画与西方美学，是十分幸运的。美术与美学的基本训练、艺术学识的积累、审美观念的培养，让他步入了艺术殿堂，确立了人生目标。当然，其中也有一点遗憾，邓伟学习英语的计划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他的英语水平一直不高。

这段非同寻常的学艺经历，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了邓伟对于人生与事业的选择。2004年，邓伟在被联合国图书馆收藏的《邓伟世界名人摄影作品集》（《DENG WEI AND FIFTY FACES》）的后记中这样总结自己：“也许正因为我长大成人的路上一直有这样睿智而平易的老人指引，而他们又都是出了名的学问大家，所以我并不觉名人高高在上，他们只是为人类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普通人。但我深知这些有所建树的人们，他们的风采和头脑中的人生经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也正是我拍摄《中国文化人影录》、《世界名人影录》的初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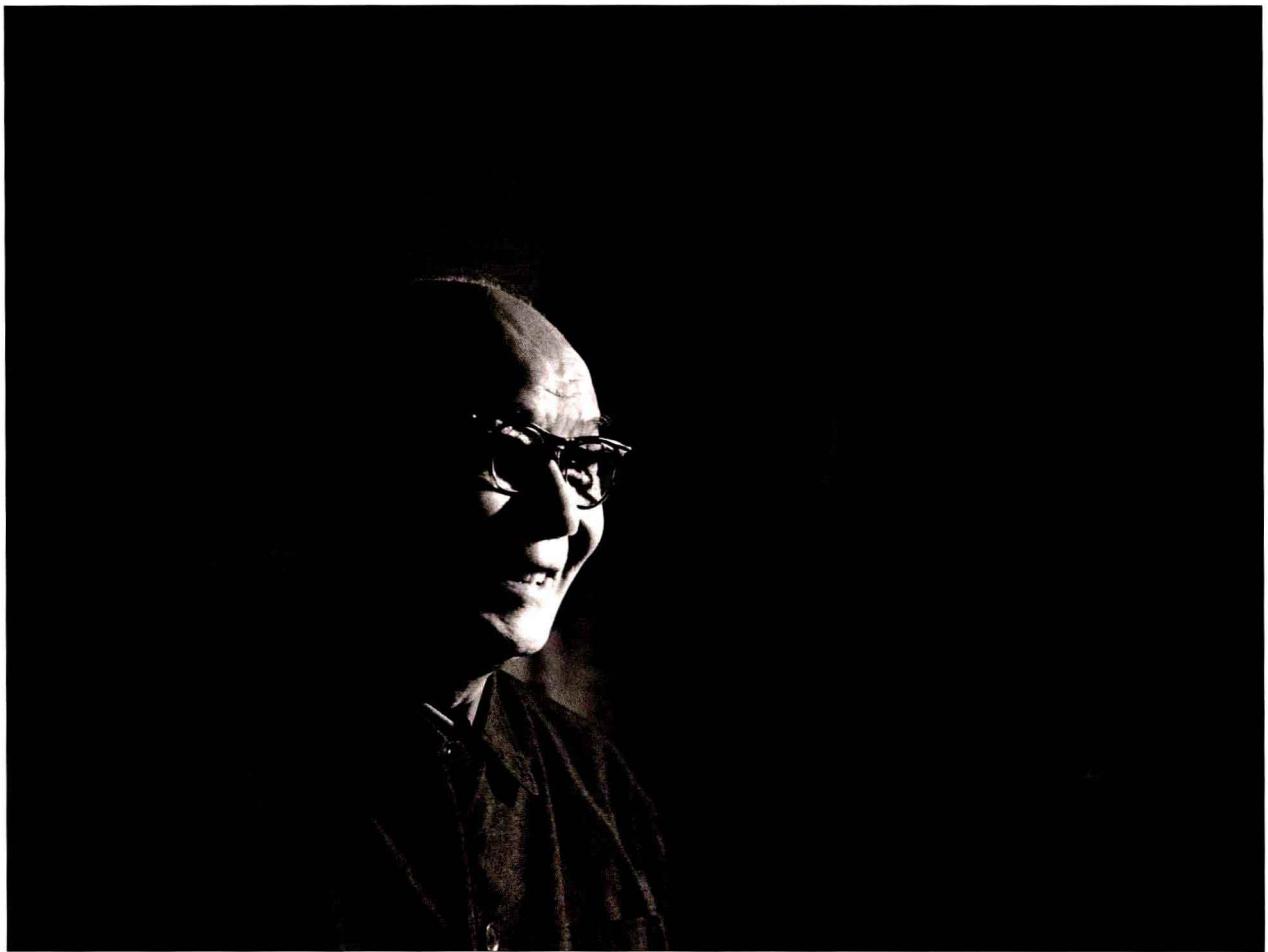


朱光潜 20世纪70年代末

【赠言】

朝抵抗力最大方面努力。修辞立其诚，充实而有光辉谓之美。

——朱光潜（1897—1986） 安徽桐城人，美学家



李可染 20世纪70年代末

【赠言】

为了突破一个重要环节，不惜以最大的精力来对待最小的问题。
——李可染（1907—1989） 江苏徐州人，国画家

【邓伟摄影感言】

记得刚刚拿到学校发的相机，我就跑到可染先生面前比划。当时什么也不懂，还是先生指导我用窗外射来的自然光拍摄。为了鼓励我，他还特意为我题写了“精于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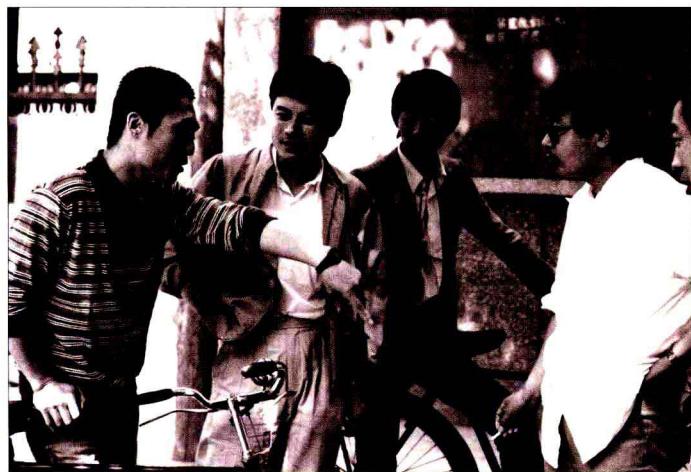
动静之间——从电影摄影到肖像摄影

1977年，《中国摄影》刊登的李兰英拍摄的《画家李可染》，深深地吸引了邓伟。他观摩许久，十分感慨，于是向杂志社写信表达自己的感受。该社编辑张文颂先生很快给他回了一封热情洋溢附上这幅肖像摄影印件的信。就这样，邓伟逐渐被摄影艺术吸引了。

1978年，他看见贴在家门附近的北京电影学院招生简章：招收身体强壮、视力1.5以上、具野外作业能力的五官端正的学生，邓伟刚好符合这些要求。于是热爱绘画并对摄影有所涉猎的邓伟，选择报考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最终，邓伟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与张艺谋、顾长卫等成为大学同窗，学习电影摄影。

1978年，邓伟高中毕业前，和同学李利勤去山西北岳恒山和悬空寺写生。父亲让邓伟带上他的老式阿克发（Agfa）相机，这是邓伟和相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但他并不懂得摄影的技艺，只能套用绘画的方法进行拍照：找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举起相机构图，为了弥补画面一角的空缺，自己跑去充当活跃画面的点景小人，让同学帮忙按快门。他还拍下了建在悬崖上的千年木结构古建筑悬空寺，由此激发了他记录国宝影像的愿望。

虽然邓伟在上大学前拍过悬空寺的照片，但是拍摄经验及摄影水平无法与张艺谋他们相提并论。大学第一学期，邓伟的摄影专业分数才70多分。第一次做暗房时，成功地放出影像的邓伟又兴奋又匆忙地把照片拿到日光下给老师看，可是老师看到的却是漆黑一片，此时邓伟才知道显影之后还要定影！同学当中张艺谋的拍摄经验丰富，洗印水平高，邓伟就向他学习洗印、放大照片。张艺谋做事非常认真，洗印放大时他总要先把工作台擦得一尘不染，然后戴上手套，一丝不苟地放高质量的照片，通常他一节课只做一张照片。坐



在西安，邓伟与同学张艺谋、顾长卫、戚建（侯咏 摄影）

在旁边的邓伟虚心地向慢功出细活的张艺谋学习。

邓伟在班里年龄较小，经验不足，但是从基础课到专业课他都非常虚心刻苦，从不一知半解，总是踏踏实实、尽力用功如期完成课程作业。从第二学期开始，邓伟的专业成绩就开始迎头赶上了。二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每个学生拍一张风景照片。当时走出学院就是一片田园风光，邓伟完全可以就近取景，省心省力地完成作业。但他却每天坐头班郊区车赶到香山等待日出，观察光线变幻的效果，他要拍香山的晨景，毕竟这里是他儿时常常远足的地方。功夫不负苦心人！连续几天的等待与观察，邓伟捕捉到了多层次变化的香山晨雾，虚虚实实、疏疏密密、繁繁简简、浓浓淡淡，香山向他呈现了迷人的面纱，邓伟认真超额地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作业。

曾任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主任的郑国恩老师，对邓伟大学期间坚韧的毅力、扎实的专业基础、刻苦的求学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郑老师为了让学生真正理解摄影艺术的光影本质，要求学生们用不同的光影背景拍摄同一棵树，

邓伟出色地完成了从早到晚、从春到秋、长时间全方位的专业考核。有天傍晚，郑老师和同学们在京昌公路散步，大家无意间发现位于朱辛庄的学院教学楼和学生宿舍的一排窗户在夕阳的照耀下反射出橙色的耀斑，呈现出一种美妙的光效。于是，大家讨论如何拍摄表现这种场景，后来一致认为只要把耀斑拍成最高亮度，并使其微微发毛，同时保持夕阳的暖色调，就可以拍出理想的傍晚景色。如果耀斑呈最高亮度，或再降半级光圈，印片时偏蓝就能恰当地表现室内亮着灯光的夜景效果。郑老师就顺口建议大家拍个试验，从大的曝光组合拍起，用6至10张照片表现渐变曝光量不同的效果，以此寻找曝光规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邓伟还真用了一周的时间去做这个并非作业的拍摄试验，最终完成了一组放大照片和底片。通过拍摄试验，他对于夜景拍摄和改变曝光量等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肖像摄影是电影摄影的基本功，因为电影故事片的创作重在人物的塑造。这是中国摄影界的前



邓伟听吴印咸老师讲摄影 张益福 摄影



邓伟与华山上的挑夫 张艺谋 摄影



老牛倌 20世纪70年代末

【邓伟摄影感言】

大学二年级，学校安排我们到北京十渡体验生活三周。每日我都随这位老大爷一同放牛。临别时，我为他拍摄肖像，言谈中，他说自己很满足，他想要的东西到村里小卖部都可以买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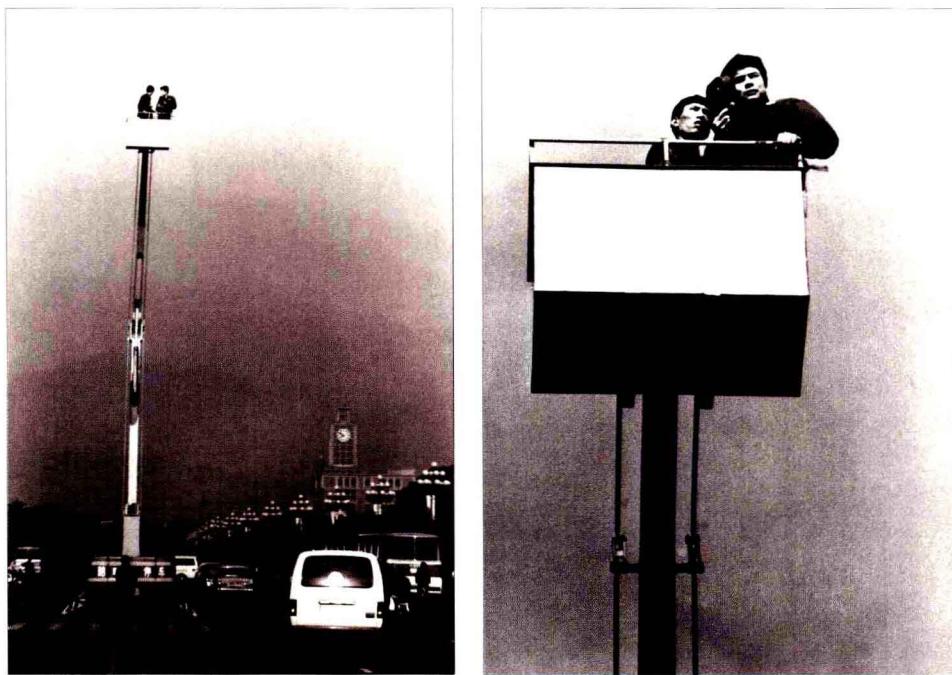
辈、北京电影学院的创建者之一、摄影系首任主任吴印咸先生常常教导学生的话语，邓伟牢记在心，努力在肖像摄影上下功夫。

1978年，刚刚入学不久的邓伟为了报答师恩，开始用不太熟练的技巧为朱光潜和李可染两位恩师照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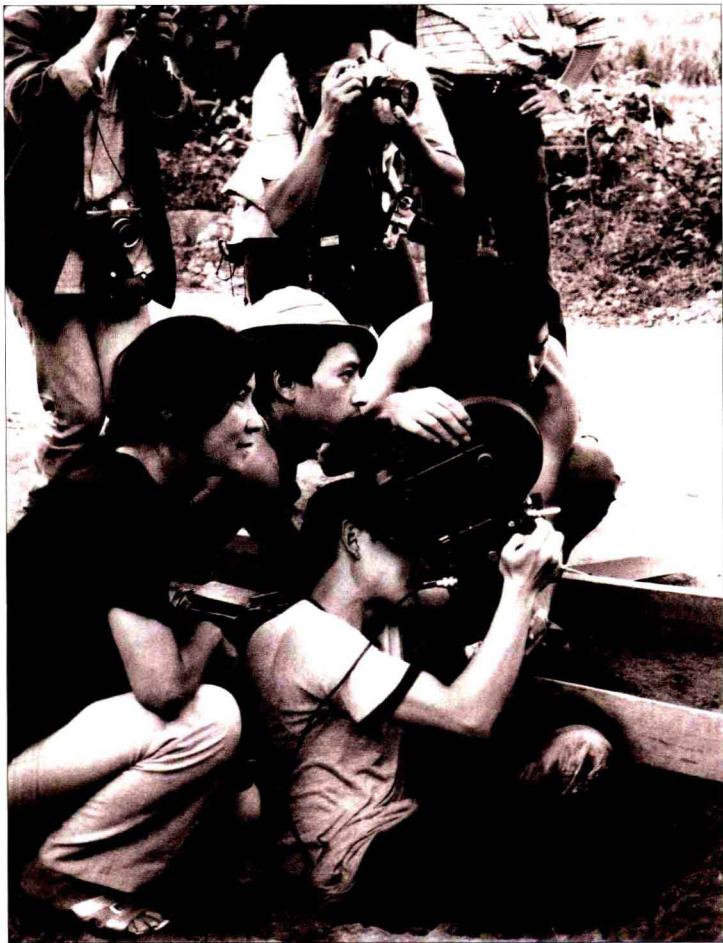
1980年，摄影系二年级学生邓伟和同学们到北京郊外的农村房山十渡体验生活。在平平淡淡

的农村生活细节中，当地的老牧人刘大爷质朴的关爱使邓伟感受到平凡中不平凡的人格力量，他决定当时肖像摄影课程作业的拍摄对象就选取老牧人刘大爷。一开始刘大爷并没有接受邓伟的请求，邓伟并没有气馁，而是每天跟随他，帮忙放牛，和他聊家常，从中进一步观察掌握老人的特征。邓伟和老牧人共同生活了几个星期，老人终于接受了邓伟的拍摄请求。邓伟将拍摄的重点放在老牧人戴着草帽的头部，采用仰拍的角度，老牧人目视前方，满脸沧桑，硕大的圆草帽超出了取景框的四边，草帽圆形的编织纹理无限地延伸，图像充满了张力和力量。这种张力和力量，和同年四川美术学院的首届研究生罗中立创作的尺寸巨大、采用超级写实主义手法的油画作品《父亲》一样震撼人心！当时的任课老师张益福对邓伟这张名为《老牧人》的肖像摄影大加赞赏，随即推荐在《大众摄影》上发表。这是邓伟学业上的又一次飞跃，进一步激发了邓伟从事肖像摄影的潜力。

大学四年时光在邓伟的认真、勤奋、执着中飞逝，他不仅扎实地学习电影摄影专业，而且在课余进行大量的肖像摄影实践。电影摄影的时空观念、景别意识、道具运用，以及肖像摄影对人物性格、精神、情感、品格的深入塑造，使邓伟的摄影作品具有一种动静之间的独特风格。他那双单纯、率直的大眼睛，永远装着沉甸甸的好奇，装着跃跃欲试的期待，因此常常在电影摄制之余不停地观察、记录、拍照，总是最后一个离开现场。大三，电影学院导演、演员、摄影、美术、录音等专业的学生组成摄制组，到大连海边拍摄一个发生在海船上的故事片。邓伟是摄影组成员之一，他在完成自己分得的片断作业后，总是在拍摄结束全组返回驻地前，充满激情地利用空余时间拍摄不同时间、不同气氛



长安街上拍摄毕业作业故事影片《本次列车终点》邓伟与同学郑鸣
(张国庆 摄影)



拍摄故事影片《青春祭》邓伟与导演张暖忻、同学穆德远 (董民 摄影)

与特殊性，引起了业内专家的关注，此文还被多处转载。

1985年，邓伟参与创建中国摄影函授学院，并担任教材《摄影造型法则》的主要撰稿者之一，讲授摄影专业造型基础及应用。1989年，协助深圳大学大众传播系创建电视故事片专业，并担任部分摄影专业课程教学工作。同时，在海南岛协助创办纪实刊物《金岛》，协助海南电视台建台。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撰写教材，1991年邓伟的专著《瞬间造型》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再版。他既没有依据从20世纪50年代就在中国占据主流的苏联摄影教学体系，也没有参考改革开放后涌入中国的美国的摄影教学体系，而是充分总结自己学习摄影的心得和在北京电影学院从事摄影教学的心得，连书中的摄影插图亦都是他自己拍摄的教学习作。因此，《瞬间造型》是20世纪80年代邓伟摄影实践与摄影基础教学的阶段性成果。

任教之余，邓伟还参加了《本次列车的终点》、《青春祭》、《中国流》、《恋爱季节》等多部影片及电视剧的拍摄工作。其中，根据张曼菱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改编的电影《青春祭》最具代表性。这部反映“知青”生活的影片，超越了生活的苦难以及现实与理想冲突的传统主题，通过对

的海边景色以及大量的人物肖像。

1982年，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作业、毕业答辩获得三个“优”的邓伟，留校在摄影系任教，开设《摄影构图学》、《电影造型基础》等课程，开始忙碌而充实的教师生涯。在父亲的影响下，邓伟总是笔耕不辍，钻研不止。大学期间他就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摄影评论文章《青春在发光》，在香港《摄影生活》杂志发表摄影论文《用光作画，景象生辉》。任教之后，他又在《大众摄影》、《摄影世界》、《中国摄影》、《人像摄影》等摄影专业杂志以及《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肖像摄影、旅游摄影、风景摄影等不同的摄影门类的特性。1982年，他毕业当年，在《摄影世界》发表的论文《光和影，线与色的比较——谈风景摄影与中国山水画的立体感》，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从光、透视线、经营位置三个方面着重论述了风景摄影与中国山水画在表现立体感的共通性